

今天赶早往机场,去贵阳,有个公司搞了个活动,估计老总当过兵,于是转了好几弯非要请一个人去唱两首军歌。所以我就去了,一来可释老总当兵的情怀,二来我可挣点钱补贴家用,皆大欢喜的事儿。

在候机休息厅赶上了早餐,有刚出炉的香喷喷的羊角面包,特别诱人,我立马就拿了一个,咬一口,那混合着奶酪味的酥皮色渐渐索索

地往下掉。我坐在餐桌前吃着竟想起了五十多年前一件与我的生活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又似乎是紧密相连的往事,那就是我是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世界上有法式羊角面包这种美食的。

那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初,邓小平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出席联合国大会后途经巴黎,带回的礼物就是买了100个这种法式羊角面包。回国以后,他把

羊角面包

郝钧剑

这些面包送给了当年与他同是十几二十几岁一起留学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等。

那时候这则消息一经曝光在全国立马轰动!什么是法式羊角面包啊?少年的我,充满着对它的无限期待啊!

而今天的中国,即便是小城市,也有不止一家面包房,可以烤出这种口味的新鲜面包了。而制作面包的原材料,既有本土原产的,也有进口的。

吃面包,已经不算什么口福了。现在想想,不可否认,当时的曝光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不可否认这固然也仅是一份邓小平先生的青春纪念。当然,更不可否认的是,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要说法式面包,就是白馒头,也是金贵的。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带着这份思绪,飞向远方。

《世说新语》通常被当作一部记叙汉末、三国、两晋间帝王将相、士庶僧道特别是魏晋名士们清谈逸狷、崇尚隐逸和行为放诞的笔记体志人小说,当然极个别文史类著作,如清《孙氏祠堂书目》将其列入“史学传记类”似无可。全书原为八卷,南朝梁时刘孝标注本十卷,今传本皆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方正等36篇共1130则。原名《世说》,后为规避汉代刘向同名之《世说》,改为《世说新书》,再经北宋晏殊整理勘校后,称作《世说新语》。

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行则高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差不多就可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宗白华先生认为“世说新语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的时期”;“过江诸人”、名流士族西迁东渡所造成的漂泊摇荡之悲,在书中不乏记载。同时,它又被称作“人的觉醒”的时代,名士们世浊我清、世俗我雅的人格特质及惊世骇俗的言行,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堪称“另类”。从艺术性讲,其生动传神、玄旨片言和简约隽永的文字,深刻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史。

《世说新语》的作者,历来认为是南朝宋的临川王刘义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当时的刘义庆“才词不多”“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一点沈约在《宋书》中亦有提及。现存刘义庆诗仅两首、文仅六篇亦可佐证其并不以个人创作见长,却以招揽名家为左右而见称,比如鼎鼎大名的鲍照,亦在著书之列。

《世说新语》之所以不能简单地划为小说体裁,私以为有以下原因:《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虽然《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如《魏晋世书》《魏书》《高士传》以及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均已散佚)等有关汉魏以来名士应对、

学之间、一种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叙事范例。

至于《世说新语》中生动鲜活的故事和人物,可谓俯拾皆是,如“雅量”篇中“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一节,可谓千古绝唱;“任诞”篇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空灵超逸、兴至而返和阮籍、刘伶等人放纵不羁的强烈个性色彩;“惑溺”篇中曹操父子争夺甄氏;“文学”篇中曹植在曹丕威逼下七步成诗;还有谢安、谢玄、王导、王羲之、张季鹰、山涛、王戎、孙登等人物的出场,有的豪气淋漓;有的质淡意隽,笔墨以少少许胜多许,均可称极为精彩的传世名篇。

《世说新语》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历代出现了许多种“世说体”文学著作、绘画作品和以《世说新语》的人物、故事为蓝本的戏剧作品。至于后人诗文中引为典故、成语者更是不胜枚举。持论《世说新语》为小说不是不可,而是难以涵盖其丰盛的外溢价值。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通常被当作一部记叙汉末、三国、两晋间帝王将相、士庶僧道特别是魏晋名士们清谈逸狷、崇尚隐逸和行为放诞的笔记体志人小说,当然极个别文史类著作,如清《孙氏祠堂书目》将其列入“史学传记类”似无可。全书原为八卷,南朝梁时刘孝标注本十卷,今传本皆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方正等36篇共1130则。原名《世说》,后为规避汉代刘向同名之《世说》,改为《世说新书》,再经北宋晏殊整理勘校后,称作《世说新语》。

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行则高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差不多就可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宗白华先生认为“世说新语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的时期”;“过江诸人”、名流士族西迁东渡所造成的漂泊摇荡之悲,在书中不乏记载。同时,它又被称作“人的觉醒”的时代,名士们世浊我清、世俗我雅的人格特质及惊世骇俗的言行,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堪称“另类”。从艺术性讲,其生动传神、玄旨片言和简约隽永的文字,深刻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史。

《世说新语》的作者,历来认为是南朝宋的临川王刘义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当时的刘义庆“才词不多”“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一点沈约在《宋书》中亦有提及。现存刘义庆诗仅两首、文仅六篇亦可佐证其并不以个人创作见长,却以招揽名家为左右而见称,比如鼎鼎大名的鲍照,亦在著书之列。

《世说新语》之所以不能简单地划为小说体裁,私以为有以下原因:《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虽然《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如《魏晋世书》《魏书》《高士传》以及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均已散佚)等有关汉魏以来名士应对、

学之间、一种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叙事范例。

至于《世说新语》中生动鲜活的故事和人物,可谓俯拾皆是,如“雅量”篇中“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一节,可谓千古绝唱;“任诞”篇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空灵超逸、兴至而返和阮籍、刘伶等人放纵不羁的强烈个性色彩;“惑溺”篇中曹操父子争夺甄氏;“文学”篇中曹植在曹丕威逼下七步成诗;还有谢安、谢玄、王导、王羲之、张季鹰、山涛、王戎、孙登等人物的出场,有的豪气淋漓;有的质淡意隽,笔墨以少少许胜多许,均可称极为精彩的传世名篇。

《世说新语》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历代出现了许多种“世说体”文学著作、绘画作品和以《世说新语》的人物、故事为蓝本的戏剧作品。至于后人诗文中引为典故、成语者更是不胜枚举。持论《世说新语》为小说不是不可,而是难以涵盖其丰盛的外溢价值。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慕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

文明与文化似乎是一个联姻体,凸显了以人为主体的创造伟力。“人生识字忧患始。”识字是摆脱文盲并学习文化、接受文化、彰显文化的第一步,也是提升文明素养的孵化器。“文”,既是观察事物、研究问题的工具性知识,又凝结着精神价值追求。

从字源寻踪,“文”恰恰是远古先祖摆脱原始蒙昧状态、克服粗陋野蛮行为“的灯塔”。

“文,错画也,象交文。”相互交错的纹理线条,似乎是“文”的原型字。但这个有点接近人字形的“文”,身上带着纵横交错的花纹,难道是指一个文身的人?确有一种说法,认为“文”为纹身之人,文是纹的最初所指。照此,这个“文”又是如何转为文字、文化、文明等义涵的呢?仓颉造字,又何以会“天雨粟,鬼夜哭”?引

写完《故宫六百年》,我就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中,于今两年有余。有意思的是,《故宫六百年》最后一章写到故宫文物南迁,好像为本书特意埋下一个伏笔,而本书的写作,仿佛是对《故宫六百年》的接续,又像是将《故宫六百年》的结尾进行了展开和放大。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这正是我们在首席专家郑欣森先生带领下进行“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这一课题研究,以及我写作本书的意义所在。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两年中,我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

巴南区 and 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

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

这样的挑战,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在空调房里坐而论道的书生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也不禁扪心自问,假

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把它扛起来?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尽管此前,我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1933年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逐渐展开,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我除了调查和拍摄,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征。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着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我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征,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本文为《故宫文物南迁》后记,有删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在对面庭院的餐桌坐下来。“农村宅基地是规定最多只能120平方米吗?”“不是的!”——澳洲回上海的作家同学,面对宅基地改建的民居,终于知道了些他感兴趣的東西。

路边的池塘,竟然还开着莲花,红色,紫色,黄色,一朵朵疏离有致,姿态收斂而娴雅。池塘边的稻田黄灿灿一片,如果阳光更厉害的话,会泛着金光光芒。

老板娘端上了梅干菜烧沼虾,梅干菜是她妈妈亲手做的。雪里蕻清蒸野生黄鱼,黄鱼是早上从附近的海里钓的。没有喝酒却微醺。几个人有的要单买吃食带回家,有的嚷AA制。

“不,不,这个秋天不AA!”

威海路上的老字号今年又迎来一批小顾客了。明信片

秋之味 责编:郭影

图案纹饰开启新天地

——趣解汉字“文”

沙水清

图案图形作为象形符号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也就是内心世界以符号形式加以外化彰显。这正可谓用象形文字的“文”来说明象形文字自身。一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之所以绚丽演进,不正是这个“文”创造和映照的结果吗? “文,犹美也,善也。”

已经表明,出现在诸多陶罐、岩壁、甲骨等器物上的图案纹饰,表现的正是生活中美好的、重要的事物,也表达了先民们的信仰、愿望和期盼。在历史演进中,这类图案纹饰或从具象到抽象,或从图案到线条,或从象形到会意,出现了变形和变体。这也为汉字独特的象形功能和特征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

由此,再来看这个“文”,纵横交错的符号,可推断为远古的人们用简明直观的线条图案来表情达意。有的“文”字,干脆画一个心形并添上交错的线条,明确表示“文”就是用

图案图形作为象形符号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也就是内心世界以符号形式加以外化彰显。这正可谓用象形文字的“文”来说明象形文字自身。一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之所以绚丽演进,不正是这个“文”创造和映照的结果吗? “文,犹美也,善也。”

已经表明,出现在诸多陶罐、岩壁、甲骨等器物上的图案纹饰,表现的正是生活中美好的、重要的事物,也表达了先民们的信仰、愿望和期盼。在历史演进中,这类图案纹饰或从具象到抽象,或从图案到线条,或从象形到会意,出现了变形和变体。这也为汉字独特的象形功能和特征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

由此,再来看这个“文”,纵横交错的符号,可推断为远古的人们用简明直观的线条图案来表情达意。有的“文”字,干脆画一个心形并添上交错的线条,明确表示“文”就是用

图案图形作为象形符号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也就是内心世界以符号形式加以外化彰显。这正可谓用象形文字的“文”来说明象形文字自身。一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之所以绚丽演进,不正是这个“文”创造和映照的结果吗? “文,犹美也,善也。”

已经表明,出现在诸多陶罐、岩壁、甲骨等器物上的图案纹饰,表现的正是生活中美好的、重要的事物,也表达了先民们的信仰、愿望和期盼。在历史演进中,这类图案纹饰或从具象到抽象,或从图案到线条,或从象形到会意,出现了变形和变体。这也为汉字独特的象形功能和特征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

由此,再来看这个“文”,纵横交错的符号,可推断为远古的人们用简明直观的线条图案来表情达意。有的“文”字,干脆画一个心形并添上交错的线条,明确表示“文”就是用

图案图形作为象形符号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也就是内心世界以符号形式加以外化彰显。这正可谓用象形文字的“文”来说明象形文字自身。一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之所以绚丽演进,不正是这个“文”创造和映照的结果吗? “文,犹美也,善也。”

已经表明,出现在诸多陶罐、岩壁、甲骨等器物上的图案纹饰,表现的正是生活中美好的、重要的事物,也表达了先民们的信仰、愿望和期盼。在历史演进中,这类图案纹饰或从具象到抽象,或从图案到线条,或从象形到会意,出现了变形和变体。这也为汉字独特的象形功能和特征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

由此,再来看这个“文”,纵横交错的符号,可推断为远古的人们用简明直观的线条图案来表情达意。有的“文”字,干脆画一个心形并添上交错的线条,明确表示“文”就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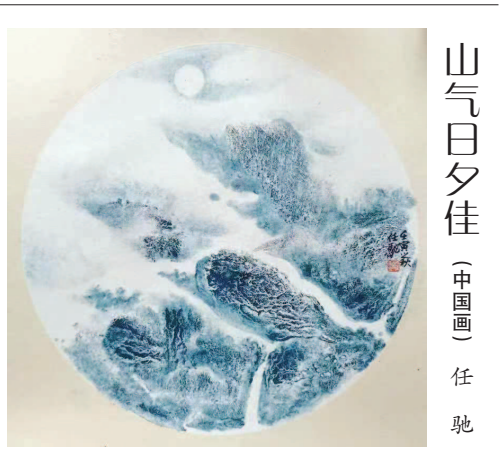
图案图形作为象形符号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也就是内心世界以符号形式加以外化彰显。这正可谓用象形文字的“文”来说明象形文字自身。一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之所以绚丽演进,不正是这个“文”创造和映照的结果吗? “文,犹美也,善也。”

已经表明,出现在诸多陶罐、岩壁、甲骨等器物上的图案纹饰,表现的正是生活中美好的、重要的事物,也表达了先民们的信仰、愿望和期盼。在历史演进中,这类图案纹饰或从具象到抽象,或从图案到线条,或从象形到会意,出现了变形和变体。这也为汉字独特的象形功能和特征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

由此,再来看这个“文”,纵横交错的符号,可推断为远古的人们用简明直观的线条图案来表情达意。有的“文”字,干脆画一个心形并添上交错的线条,明确表示“文”就是用

图案图形作为象形符号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也就是内心世界以符号形式加以外化彰显。这正可谓用象形文字的“文”来说明象形文字自身。一部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之所以绚丽演进,不正是这个“文”创造和映照的结果吗? “文,犹美也,善也。”

已经表明,出现在诸多陶罐、岩壁、甲骨等器物上的图案纹饰,表现的正是生活中美好的、重要的事物,也表达了先民们的信仰、愿望和期盼。在历史演进中,这类图案纹饰或从具象到抽象,或从图案到线条,或从象形到会意,出现了变形和变体。这也为汉字独特的象形功能和特征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



山气日夕佳 (中国画) 任驰

书写守护国宝的浩荡旅程

祝勇

巴南区 and 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

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

这样的挑战,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在空调房里坐而论道的书生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也不禁扪心自问,假

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把它扛起来?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尽管此前,我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1933年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逐渐展开,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我除了调查和拍摄,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征。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着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我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征,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本文为《故宫文物南迁》后记,有删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在对面庭院的餐桌坐下来。“农村宅基地是规定最多只能120平方米吗?”“不是的!”——澳洲回上海的作家同学,面对宅基地改建的民居,终于知道了些他感兴趣的東西。

路边的池塘,竟然还开着莲花,红色,紫色,黄色,一朵朵疏离有致,姿态收斂而娴雅。池塘边的稻田黄灿灿一片,如果阳光更厉害的话,会泛着金光光芒。

老板娘端上了梅干菜烧沼虾,梅干菜是她妈妈亲手做的。雪里蕻清蒸野生黄鱼,黄鱼是早上从附近的海里钓的。没有喝酒却微醺。几个人有的要单买吃食带回家,有的嚷AA制。

“不,不,这个秋天不AA!”

威海路上的老字号今年又迎来一批小顾客了。明信片

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把它扛起来?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尽管此前,我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1933年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逐渐展开,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我除了调查和拍摄,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征。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着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我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征,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本文为《故宫文物南迁》后记,有删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在对面庭院的餐桌坐下来。“农村宅基地是规定最多只能120平方米吗?”“不是的!”——澳洲回上海的作家同学,面对宅基地改建的民居,终于知道了些他感兴趣的東西。

路边的池塘,竟然还开着莲花,红色,紫色,黄色,一朵朵疏离有致,姿态收斂而娴雅。池塘边的稻田黄灿灿一片,如果阳光更厉害的话,会泛着金光光芒。

老板娘端上了梅干菜烧沼虾,梅干菜是她妈妈亲手做的。雪里蕻清蒸野生黄鱼,黄鱼是早上从附近的海里钓的。没有喝酒却微醺。几个人有的要单买吃食带回家,有的嚷AA制。

“不,不,这个秋天不AA!”

威海路上的老字号今年又迎来一批小顾客了。明信片

秋之味 责编:郭影



写完《故宫六百年》,我就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中,于今两年有余。有意思的是,《故宫六百年》最后一章写到故宫文物南迁,好像为本书特意埋下一个伏笔,而本书的写作,仿佛是对《故宫六百年》的接续,又像是将《故宫六百年》的结尾进行了展开和放大。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这正是我们在首席专家郑欣森先生带领下进行“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这一课题研究,以及我写作本书的意义所在。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两年中,我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

巴南区 and 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

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

这样的挑战,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在空调房里坐而论道的书生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也不禁扪心自问,假

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把它扛起来?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尽管此前,我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1933年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逐渐展开,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我除了调查和拍摄,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征。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着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我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征,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本文为《故宫文物南迁》后记,有删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在对面庭院的餐桌坐下来。“农村宅基地是规定最多只能120平方米吗?”“不是的!”——澳洲回上海的作家同学,面对宅基地改建的民居,终于知道了些他感兴趣的東西。

路边的池塘,竟然还开着莲花,红色,紫色,黄色,一朵朵疏离有致,姿态收斂而娴雅。池塘边的稻田黄灿灿一片,如果阳光更厉害的话,会泛着金光光芒。

老板娘端上了梅干菜烧沼虾,梅干菜是她妈妈亲手做的。雪里蕻清蒸野生黄鱼,黄鱼是早上从附近的海里钓的。没有喝酒却微醺。几个人有的要单买吃食带回家,有的嚷AA制。

“不,不,这个秋天不AA!”

威海路上的老字号今年又迎来一批小顾客了。明信片

秋之味 责编:郭影